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21
4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3日星期四，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麦凯勒先生 (副主席) (莱索托)

一 一般性辩论〔9〕(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阿萨莫阿赫先生 (加 纳)

菲拉利先生 (摩洛哥)

迪亚斯-杜兰先生 (危地马拉)

巴罗先生 (巴巴多斯)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 C 2-750室）。

下午 3 点 3 0 分开会一般性辩论（续）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你主持大会这届纪念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性会议。大会在这一时刻得到你的领导是再幸运不过的了。由于过去三十年来你在联合国的经历，以及你对贵国政府的贡献，我们都熟知和尊敬你的智慧和外交才干。我们向你本人以及贵国和贵国人民致以我们最衷心的祝贺。

我们还谨向你的前任，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和赞赏，他在主持上届会议的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才干。他理当得到特别的赞颂，因为他在准备委员会的范围内，为了计划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活动的成功，进行了艰巨和广泛的磋商。

我们要借此机会向墨西哥人民和政府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因为墨西哥最近在地震中受到了巨大破坏。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通过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渠道向墨西哥提供足够的援助，以帮助它迅速从灾难中重建家园。

四十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人们从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看到了人类的新的希望。由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和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联合国的创始人决心避免战争重演。他们先是通过国际合作寻求一个更加和平与和睦的世界。他们所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就是经验、智慧和国际合作努力的成果。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个独一无二的国际组织在许多方面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能够作出反应和能够适应这种局面的，这些挑战远远比四十年前所能预见的要多。由于对会员国进行了许多限制，联合国成立四十年中没有发生另一次世界范围的战

争，这是值得赞扬的。有些人可能会说，世界在这一段时间内所享受的相对和平更多地要归功于所谓的核恐怖平衡、而不是归功于联合国的帮助。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联合国在超级大国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维持相对平衡这一点就证明了我们的能力。

的确，核战争的威胁和它所带来的那种必然性将导致人类的毁灭，这一点对核大国也有影响。我们不否认核恐怖平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使世界维持相对和平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如果不是联合国参与的话，有些不同的会员国互相发生矛盾的争端和冲突可能就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战争，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赞扬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和维持国际安全中所起的有效和成功的作用。

对于那些嘲笑世界组织的人，让我来提及联合国在改变历史进程使其更加美好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联合国应该在政治和人道主义领域列举其里程碑或成就：

-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导致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一个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都在1966年通过；
- 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 1965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
- 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
- 1980年通过的《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宗教或信仰之上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 1984年通过的《反对虐待公约》。

此外，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其他为了满足人类需要和发展所建立的机构的活动和方案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改变和利益，联合国应当为此受到赞扬。

当然了，我们当中不会有人对于联合国在一切领域中的工作表示完全的满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联合国只反映了我们在全球合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不能在联合国内设置种种障碍然后站在一边对它指责。我们或者是国际主义者或者不是。

在许多情况下，联合国的和平努力受到了波折，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于某一特殊争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方或某些成员国拒绝分担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而造成的财政负担。但是联合国将继续进行努力在冲突的爆发点维持和平并确保地区和国际安全。我们在刚果和塞浦路斯所进行的努力证明了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

很明显，多年来由于冲突各国之间相互残杀，阻碍了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失败。这种难以处理的争端继续困扰了联合国，尽管这样的争端太多了，但是我仍然要谈谈其中的几个。

由于以色列的顽固，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以及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仍被剥夺。尽管联合国大会作出许多决议，以色列直至今日仍拒绝它所非法占领并通过侵略和恐怖活动掠夺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以及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原则——一直被剥夺。

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很高的代价缓和了立场并接受了联合国决议，他承认了以色列生存的权利，但是仍有人不愿意将巴勒斯坦代表作为可以接受的对话者来打交道。很明显，那些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的人对于实现和平解决不感兴趣，他们只对羞辱巴勒斯坦人民感兴趣。其中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星期二以色列残酷的突击了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以色列的一次袭击造成了成千上万、包括无辜的突尼斯人的死亡，并且破坏了为实现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产生的动力。我再次重申，我国政府认为，除了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受到不公正和痛苦之外，对于解决中东持续的紧张和不稳定之外没有更好的处方。

正如我们所知，以色列在给世界一个即将从黎巴嫩撤出占领军的印象之后继续在南黎巴嫩维持所谓的安全区，因此造成了黎巴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继续支持其在黎巴嫩活跃的代理部队——南黎巴嫩军——只能削弱黎巴嫩政府和联合国为恢复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作的努力。

这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目的相违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加纳为参加这个部队感到骄傲——的使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建立主权和确保对黎巴嫩整个领土的控制。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安全区是违反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的。

看到伊朗和伊拉克继续陷于代价高昂的，破坏性的和令人厌恶而又无意的战争中实在令人感到沮丧。这场冲突的唯一受益者是那些向双方提供武器的人。人民生命丧失和双方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是令人痛心的。我们谴责在这场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谴责公然地袭击平民。我们再次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同秘书长合作，帮助将冲突中目前的间歇或相对僵局转变为停火，实现早日永久停止敌对情绪，最后实现冲突的和平解决。

秘书长在六月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中表明他相信，一项协定已经在望了。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之间举行的高级联合会议进行差不多一年的紧张磋商之后，他作出了这一结论。因而，人们所希望的协议仍然没有能达成是令人失望的。

一方面，塞浦路斯希腊族已经接受已接受秘书长制定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协议草案。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虽然作出承诺要遵守一个联邦的解决办法，却又拒绝进一步实质性的讨论，并自己进行了公民投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在这方面的行动明显地破坏了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如果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土耳其族所占据的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变为一个分离的实体，这是不能宽恕的。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仍然是体面地和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基础。巴尔干化的进程只会加剧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分裂和仇恨。他

们无论是否愿意，总得生存在一起。我们敦促双方进行努力，遵照秘书长的建议，尽速地在建立一个联邦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的解决办法。

尽管尼加拉瓜人民作出了承诺，要和平地解决他们同中美洲邻国之间的争端，但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威吓，污蔑和公开的入侵威胁一直没有停顿。尼加拉瓜政府举行的自由选举遭到了那些本身主张该国应当恢复民主制度的人无理的谴责。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那些“反对者”的受害者，那些海港遭到布雷，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的人现在竟然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

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之际，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友好关系，我们不偏不倚地指出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行径违反了《宪章》，为了狭隘的利益，无谓地牺牲人类的生命。我们的道德和法律价值观使我们不能赞同以这种公然玩世不恭的态度使尼加拉瓜人民每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平解决的因素与基础仍然在于孔塔多拉进程，它享有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敦促国际社会说服美国，使用强力并非一贯正确，特别在尼加拉瓜。

尽管在联合国格局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努力，柬埔寨冲突仍然没有解决。军事冲突的继续加强了该冲突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地理的性质。

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支持游击队的行动也是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中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必须得到争端有关各方的尊重。我们敦促秘书长通过由他的特别代表指导的直接会议而继续朝这方面作出努力。

很凑巧，今年是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也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该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12月14日在第1514(XV)号决议中通过的。该宣言的历史意义表现为今日联合国成员国得到了极大的增加。今日在此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将它们的自由与独立归功于联合国从地球上铲除罪恶的殖民主义所发动的坚定不移的行动。我们回想起，当时许多成员国并不赞同该宣言，但是宣言已经通过，它就迅速得到了国际支持，并表明它是我们全体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记住非殖化进程在一些情况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例如在新喀里多尼亚和主要的是在南部非洲仍然没有完成，否则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纪念日。

纳米比亚和它长期遭受痛苦的人民仍然处于镇压成性的和非法的南非种族主义殖民之下。很明显，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径总是贯穿着欺诈与信誉不良的。然而，现在，那怕是南非本身看来都已经用尽了伎俩，已经不得不公开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通过扶植一个所谓临时政府加强它的殖民统治的真正企图了。这一行径证明南非决心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显然对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毫无兴趣，提出了种种借口拖延它的执行。南非的真正意图是要困挠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是联合国不能允许这种诡计再继续下去，应当保证南非证实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计划真正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南非要选择一项选举制度，用它实现该领土的独立。

很明显，南非正企图利用它最近的行动拖延时间。甚至于“建设性的接触”的支持者也感到失望，并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它为非法的行动，宣布它无效。联合国应当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尽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通过一再的宣传，所谓联系政策已经升级成为对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的完备的先决条件。纳米比亚独立遭到要求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这一借口的破坏，这本是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完全无关的问题。

必须非常经常非常强烈地重复，安哥拉在行使它的国家主权的时候有一切权利选择任何国家的军队在它的土地上驻军，帮助它保卫它的领土完整。难道南非不应当首先因为它的入侵而对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负责任吗？难道南非不是继续支持匪徒和反革命分子在安哥拉的行动吗？难道不正是南非五月份在安哥拉的卡宾达省企图炸毁石油设施的小分队遭到了失败吗？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实在愿意古巴军队离开，使它与以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由战士为借口自由地破坏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重要的是，南非及其支持者轻易地忽视了安哥拉在卢萨卡条约中包括了古巴撤军的条款。安哥拉是非常具有理智的，它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我们不能够允许牺牲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接受所谓联系和建设性的接触。

今年6月安理会在结束辩论时所一致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还不够有效。不结盟国家关于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要求照例遇到那些国家的反对,这些决议只不过敦促对南非采取有选择的和自愿的措施。

世界曾得到保证,如果南非不改邪归正,如果它在1985年9月之前在履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计划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全面合作的话,全世界将能看到更严厉的行动,可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一些措施。既然南非没有能够这么做,世界各国是有权希望上述的这些措施能够实施。

既然南非坚持阻止履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敦促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有效行动,尤其是要采取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如果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其信誉和权威的话,它就必须作出这一选择。

种族主义的南非不断对其邻国进行军事攻击和恐怖主义的侵略,它同时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不断施加暴力,这些黑人在所谓的班图斯坦制度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去年该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足以使最保守和无情的政府和人民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行动。南非的局势已经恶化,它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

7月份对第36区所实行的紧急状态是无效的,面对黑人不断高涨的抵抗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为支撑其种族隔离的制度所进行的垂死挣扎也是无用的。形式是十分清楚的,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对他们所遭受的侮辱和不公正保持缄默。他们再也忍受不住警察的骚扰和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他们也不愿在放弃根据“一人一票的制度参加本国政治活动的权利。

在南非争取自由,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它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对自由战士的支持,以便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因此,当安理会今年第二次在对博塔所宣布的紧急状态令做出反应中未能得到足够的政治意愿对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实施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时,南非的人民感到极为失望。

在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应该重新致力于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城堡和纳米比亚殖民主义的最后的大本营发起最后的进攻,这是完全合适和必要

的。尽管全体南非人民不分种族肤色，最终将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尊严和公正，我们仍然必须要采取行动，加快这一历史的进程。

除了这些政治问题之外，非洲大陆仍然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尚不存在消除的前景，这个灾难的性质和迄今为止所采取的行动已是众所周知的，我无需在此重复。

非洲的危机要求国际社会再继续作出值得称道的努力，在满足遭到严重的粮食短缺的国家所提出的紧急要求的同时，必须立即地满足这一地区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需要。7月中旬在亚得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领袖再次表示要致力于加强努力，以消除经济危机，并重振他们千疮百孔的经济。因此，现在发达国家应该将它们关于要支援和表示关切的言论变为提供资源的实际承诺，并履行第39届联合国大会在第39/29号决议中的关于非洲的严重经济局势的宣言，以及1985年7月在日内瓦关于同一个问题在第2次经社理事会常会上所通过的决议。

在这个问题上，鉴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地位，它们应该负起特殊的责任，以协助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作的调整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促进恢复资金流动、减轻债务负担和提高商品价格的措施。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面前，我们认为联合国成立40周年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它们能够认真讨论如何采取紧迫措施，以使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我们不能够共同采取行动，来解决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那么相互依存就毫无意义。

请允许我现在简要地谈一下加纳目前的现状，我们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调整我国的经济，我们采取了调整的政策，以便重新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重新建设基础结构并改善国民经济的全面管理。我们感谢国际上给予我们的援助，然而这些援助远远是不足的，它甚至与加纳人民所作出的牺牲是不相称的，除非国际社会作出更多的努力，我们所听到的关于援助的说法将对于我们以及所有其他在努力改善

他们经济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令人感到痛苦的空谈。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想重申，一些临时应急的解决办法是无法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和复杂的经济问题，他们充其量只能够推迟发达国家真正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间，根本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将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取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工业化国家数百万的就业机会要靠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才能取得。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我们的命运都是相关连的，因此，过剩与贫困是无法长期地并存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成立40周年将能够使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更加了解这些重要的问题。

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全世界都瞩目联合国大会，希望它能够解决有关国际安全、南部非洲殖民主义的问题，并能够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挨饿的人提供救济。只要我们表示出取得这些目标的必要的政治意愿，我们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吧，因为失败将会造成很大的代价。

费拉利先生（摩洛哥）：联合国今年将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它由于获得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的经验而得到加强，尽管同时也存在着忧虑，因为必须使其适应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十分高兴看到您，主席先生，掌握我们大会的命运，因为大家都相信您的丰富的经验和您的崇高的人格对保证我们这届重要大会的工作获得成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使我们感到更为满意的是，您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同摩洛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使我们两国人民有许多相似之处，为在两种人民之间进行富有成效和使各自的文化更加丰富的对话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们愿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保罗·卢萨卡先生致敬，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随时准备为大会服务。

另外，我们还愿向本组织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达我们的钦佩之情，他为了防止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为和平解决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许多危机，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出了勇气和熟练的技巧。

我们为伟大的、友好的墨西哥人民所遭受的悲剧而深感震惊，我们为无数家庭现在正遭受的痛苦而深感悲痛。在这个讲坛上，我向墨西哥人民表达我最真诚的问候，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援他们，将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努力，为墨西哥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

联合国在其有效性和解决当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方面受到经常的而且往往是夸大其词的批评。然而联合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它的普遍性的目标，因为联合国现在有159个成员国，而在旧金山通过《宪章》的时候，只有50个国家。这应当被看作是最清楚的例子，证明联合国对把人民从殖民主义和外来占领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在我們的大会中都享有同等的代表权；始终不变地保护人权，不论肤色、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如何；这些都使得联合国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象征。联合国是所有国家聚会和进行对话的一个独特的讲坛，在这里它们可以讨论双边关系，讨论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进步与和平的气氛。

尽管取得了这些重要的成就，联合国在适应过去四十年中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方面——不管是代表着几乎人类三分之二的饱受殖民主义和剥削之害的人民获得国家主权，还是技术革命或是有限的几个大国核武器的不断完善——遇到了某些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为了使它的性质和有效性建立在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上，联合国应当使它的程序合理化，以合适的机构武装自己，以便能够面对现代世界的各种挑战。我们不得不承认联合国被证明未能有效地解决国际安全和裁军问题，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国际秩序，而且最后，未能有效地解决中东和南部非洲的问题。在我们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必须牢记先辈们关于使“后世免遭战祸”的坚定意愿。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联合国作出了值得赞扬的而且常常是富有新意的努力，例如建立紧急部队来实现联合国最主要的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确实，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出现一场全球性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将相当于一场真正的大规模自杀。但是事实是地区性的冲突此起彼伏，特别是在

那些世界上贫困的地区，从而抵销了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们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和决策机构中所固有的种种困难常常使得联合国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解决此类的冲突，这些冲突至今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外来干涉、招募和资助雇佣军并为他们提供过境方便，这些冲突进一步加剧。摩洛哥王国根据1983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建议支持联合国对通过一项关于禁止此类活动的国际公约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另外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作为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的防御性职能，利用为和平解决冲突所制定的各种现有的程序，例如调查、调解、斡旋或派遣观察小组等，及时解决各种冲突。

直布罗陀海峡连接着大西洋和地中海，是海上交通最重要的通道。作为一个与直布罗陀海峡接界的国家，摩洛哥王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有利于地中海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因为我国位于欧洲和非洲的交界之处，我们一直十分关心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的各种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地中海及其南部海岸线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安全的寻求很有可能只是一种幻想，除非国际社会能够成功地制止疯狂的军备竞赛，制止主要大国积累日益完善和复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及该文件所提出的各项重要的措施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了为时7年的谈判之后，所取得的进展远远不够，裁军谈判会议陷入程序性的辩论或者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但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涉及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有责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作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摩洛哥王国将一如既往，特别是在21国集团中，促进集体、建设性的提议，限制和冻结具有毁灭性的军备竞赛。

的确，今年有8千多亿美元花在军备上，而同时，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却在同发展不足这一传染性的疾病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付出努力，确保即将举行的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国际会议获得成功，特别是邀请一切直接有关国家，积极的参加筹备工作。

今天世界上的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在程度上超越了当时起草《联合国宪章》时的直接关注的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的混乱的特点是，世界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贸易条件恶化、保护主义抬头、货币不稳定、支付长期不平衡、外债达到爆炸性的程度、在国际合作中，资金的转让实际上下降，所以这一切意味着，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危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给世界带来如此多的混乱。这个危机的影响不是铁板一块的：南方的国家正遭受着巨大的技术困难，并经历着饥荒和疾病，而这些饥荒和疾病本来被认为已经消失了，北方的国家却由于他们的技术、经济和人力资源，不仅顶住了这场危机，而且甚至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取得了某些恢复。同时，发展前景或大会经过巨大努力后通过的国际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

面对着一个可能要恶化的局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际援助，尽管迫切需要，既不可能等同，也不可能取代建立一个更公正和更平等的经济制度。这一事实应该促使发达世界放弃一切民族私利，承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需要进行机构的根本性变革。

然而，就其义务来讲，摩洛哥声明，我们的发展是我国政府的首要责任，但是，同时，这也是本组织的优先目标，是国际合作的主要焦点。

在这方面，我们真诚的希望，第四十届联大在最后制订技术转让的行动准则和跨国公司的行动准则，在执行综合商品方案，在发动全球谈判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在目前，我们应该注意三个重要问题。它们是外债、国际货币制度

的改革和非洲严峻的经济局势以及南南合作中，区域和双边方面的问题。

全球范围的经济问题是巨大变革的焦点，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由于其新的结构和偿还的巨大负担，现在它已经超越了这些国家经济偿还的能力，超越了各国政府当局控制的能力，并危及到欠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危及国际银行体系，并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外债已经再也不是一个银行和会计的问题了，它已经成了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许多国家所实施的调整政策，经常导致了贫困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摩洛哥王国认为，在这方面，举行关于非洲债务的国际会议，1984年6月卡塔赫纳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定和不结盟国家外长在罗安达最近通过的关于外债决议是值得赞赏的主动行动。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础，以便在欠债国和债务国共同同意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在外债、发展资金和扩大国际贸易资金联系的基础上公正和永久地解决外债问题。

此外，鉴于世界发生了变化，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是关键和迫切的。我们坚决地希望，第四十届联大将促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个由广泛参加的关于货币和金融的国际会议，这就是1983年3月第7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新德里提出的建议。这一会议的结果，应该构成全球谈判进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本身具备正确的描述为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

就非洲的局势而言，摩洛哥作为一个非洲的国家认为，必须举行特别联大来讨论非洲的严峻经济局势。

大会的确在三十九届联大经过协商一致意见，通过重要宣言，承认，尽管非洲具有相当大的经济潜力，在基础设施方面，非洲不仅是最弱的和最不发达的，而且也是地球上最不发达的大陆。的确，非洲有三分之二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四分之三的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个地区的五分之四的国家，当前遭受着干旱和沙漠化。

为此，摩洛哥王国坚信国际社会如果不援助这个受到威胁的大陆，它将无法逃避罪责。国际社会宣称，声援非洲国家，支持他们为生存、发展和尊严而斗争，是其基本义务。

南南合作和它的巨大前景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为其自己的命运作出了承诺。我们相信，当世界经济的新的结构已经制订了大纲，如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取得重大的进展，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这种合作的目标是集体自力更生，但是这种合作决不是关闭自守，因此这种合作不是南北对话的前提，更不能取代南北对话。

现在我国正同非洲国家在双边和区域一级进行的合作就杰出的说明了这种精神。这种合作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向不结盟运动的行动计划提供资金专注，来处理非洲的严峻经济局势，给关于控制萨哈拉干旱的内陆国家委员会提供赠款，向基础工作筹资提供贷款，专注设备和运输设施，参加开矿项目，人员训练，技术援助，提供医疗和上衣设施，提供粮食、化肥和延缓债务等等。

虽然我们号召发达国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声援发展中国家并与它们相互依存，我国认为，通过加强南南合作，77国集团将向国际社会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共同意愿，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将对我们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

尽管有一切阿拉伯和国际的努力和主动行动，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流亡国外并遭受外国占领，这个悲惨局势带来一切痛苦和贫困。以色列完全无视大会和安理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继续实行集体镇压，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此外，以色列还使国家恐怖主义成为它侵略政策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工具，以色列违反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最近向兄弟的突尼斯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的罪恶攻击证明了这个事实。

我们组织对这个问题负有根本责任，因为就是这个组织决定在一开始建立两个巴勒斯坦国家。然而，我们注意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得不到自

决权，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不取得这些，就不可能和平和持久地解决整个中东问题。

在1982年召开的非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世界表现出一个实际和合理的精神，和让步意愿，他们提出的和平计划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面对这个为了和平作出的让步，以色列的反应只是增加镇压和趋逐行动，并建立新的定居点。

鉴于暴力不断升级，哈桑二世国王陛下作为阿拉伯首脑会议的现任主席坚持召开这个组织的一次特别会议，以便处理危险的局势恶化。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申它支持非斯和平计划，执行这项计划将使以色列首先撤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自从1967年以来的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圣城。

在这个体制下，阿拉伯国家呼吁联合国在和平进程倡议中起重要作用，包括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所有有关方面，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参加。最近，阿拉伯领导人通过坚决谴责以任何形式和有任何起因的恐怖主义，在特别首脑会议上表明他们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他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同时它们还重申，为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事业，愿为法律和公正的原则献身。在这方面，摩洛哥王国将继续支持该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为收复领土和建立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我国一直与黎巴嫩人民保持兄弟关系，我们对他们所遭到的悲惨事件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几乎每天都遭到破坏，有无辜的人死亡。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尊重这个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将继续在一切国际论坛中努力，来保证它恢复稳定和安全，再一次成为不同民族同时共存的象征。

这个地区还受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另一个互相残杀战争的破坏，这场战争使两个穆斯林邻国相互反对、尽管在区域中和国际上曾多次试图进行和解和调解，这场战争仍在继续。不幸的是，尽管伊拉克多次伸出手去，伊朗却坚决不让步，使

国际社会为重新建立两个国家之间和平睦邻关系的努力受到挫折。 我们非常希望，为了地理和历史所显示出来的它们的共同未来，伊朗应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坚决致力于和平进程。

南部非洲的局势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南非政府不负责任和短见的政策，可能会使整个非洲大陆出现真正的灾难，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现在面临对人类良知的真正挑战，因为尽管本组织通过许多决议，人道主义组织不断呼吁，南非当局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维护和加强它们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人的最基本权利，并定期的向邻国发动武装侵略。

8年前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提供和平和民主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组织一次自由选举，但是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怖之下。 南非图谋混淆是非，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设置新的障碍，同时又加强军事努力镇压人民。

摩洛哥王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并相信我们必须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之际，加倍努力，以便取得纳米比亚人民的彻底解放，同时尊重它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我们象过去一样充分支持正在遭受作为政府制度的种族歧视政策压迫的南非人民，他们遭到最无耻的剥削。 在我们目睹前所未有的国际公众舆论的加强支持，本组织应该动员一切手段，以便消除违反历史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制止非洲不稳定的一个最严重的起因。 南非不但没有注意到尊重人类尊严的不可避免的进程，反而不幸的选择了一位用战争机器反对和平的邻国的道路。

摩洛哥王国谴责南非进行外部干涉，侵犯主权并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来反对莱索托、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联合国必须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实行必要制裁。

同样，我们一贯坚持认为各国，不管是阿富汗还是柬埔寨，都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中美洲各国人民正处在发展不足的困境，面临不稳定和外国干涉的危险。摩洛哥王国支持有关各国为建立区域合作和消除对自己内政的任何干涉所作出的努力。

孔塔多拉集团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在利马得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值得国际社会加以考虑和鼓励，以便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有关的中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至于西北非区域的问题，我请大会注意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请允许我简单地回顾一下所谓的西撒哈拉问题的根源，并且澄清今天的局势。

众所周知，正是在摩洛哥的倡议之下，联合国在1963年第一次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以及伊夫尼的问题。1965年12月20日大会首先要求：

“管理国西班牙政府……就该两领土主权之问题进行谈判。”（第2072（XX）号决议。）

1969年伊夫尼回归祖国，实际上举行了伊夫尼问题的谈判，但是也不得不等到1975年11月14日达成了马德里协议，才得以安排西撒哈拉的明确的非殖民化。

为了阻碍这一进程，某些方面在这一论坛提出举行一次有关自决问题的公民投票，并争辩说，撒哈拉代表大会1976年2月28日举行的磋商是不够的。

摩洛哥王国早就料到这种要求，国王陛下向非洲各国的同僚建议就自决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便在国际监督之下征求撒哈拉人民的意见，并且保证尊重公民投票的结果。

因此，非洲统一组织得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十八届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第AHG/103(XIIIV)号决议，该决议赞赏地注意到哈桑二世国王陛下同意在西撒哈拉领土上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庄严承诺，决定设立一个全权执行委员会，敦促冲

突各方立即停火，并要求执行委员会就进行管理公民投票制定有关的细节。

委员会确实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并且在1981年8月和1982年2月在内罗毕举行的两次会议上，在秘书长派出的联合国专家的帮助下，最后确定了所有形式。

只剩下日期还有待于决定，为了加快举行公民投票，摩洛哥君主1983年来参加大会的第三十八届会议，并且庄严地重申我们在内罗毕作出的承诺，以及摩洛哥王国愿意无条件和随时进行合作，以执行非洲的决定。

那么，非洲统一组织决定接纳一个非法的共和国，违背了自己的《宪章》，更严重的是无视自己以前的所有立场以及国际社会的愿望，人们对此怎么能够理解呢？在这种情况下，摩洛哥王国不得不从一个自己信任的组织中退出来，这个组织违背了自己的决定，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碍了撒哈拉人民的意见，以此来取代撒哈拉人民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

鉴于已经出现和将来有可能出现的许多颠覆和继承的企图，以及多民族和大多数国家弱小的突出问题，摩洛哥王国充分意识到我们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危险。我们退出非统组织实际上也是为了非洲本身的利益：我们退出来是不赞成一个会产生破坏稳定影响的程序，这种影响可能会对非洲的许多国家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摩洛哥王国这样作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忠于自决的原则，摩洛哥是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XV)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今年我们将庆祝这项宣言发表25周年。

我要借此机会告诉我们的非洲弟兄们，摩洛哥不得不作出这种令人遗憾的决定，退出非洲统一组织，这并不是轻松的，也不是出自对非洲的敌视和分配的情绪。此外，摩洛哥君主哈桑二世1984年11月在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届首脑会议上的最后发言时指出：

“摩洛哥属于非洲，并将永远属于非洲。我们所有摩洛哥人将永远为非洲服务，参与阿拉伯联盟，进行阿拉伯和非洲之间的合作，参与不结盟运动，

维护非洲的主权，参与伊斯兰会议组织促进各天体教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援助，并且参与联合国为维护非洲公民的尊严和对我们大陆的尊重发挥先锋作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最后解决撒哈拉这个问题的所有努力已经失败，秘书长本人刚才就这个问题在大会上的发言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已陷于僵局。

使我们甚为宽慰的是，我的同事和朋友阿尔及利亚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在这里向报界发表声明时对局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当我们确信非洲构架已经不够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设想马格里布构架，并且努力进行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对话，但是，在面临摩洛哥拒绝执行决议的情况下，非洲无可奈何，我要重复的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撒赫勒共和国，即使摩洛哥退出会议厅，我们也得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再次指出，我们同意非洲统一组织接纳撒赫勒 - 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这种说法。”

考虑到这一点，我要求我们这届庄严的大会注意到有关非洲一级僵局的阿尔及利亚协定，要求大会考虑有必要重新回到能够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的论坛上来，我指的是联合国。

这一僵局的继续存在将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会使得这两个属于同一个文化和文明领域，几百年来为共同的生活和斗争紧紧团结起来的邻国发生冲突局势。他们具有共同的命运，并且只有根据该地区人民的意愿，在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马格里比共同体，才能实现这一命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时候到了，联合国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并具有恰当的手段，应该重新发起倡议，确保尽早地执行有关自决的公民投票。我们完全信赖秘书长的能力，他已经好几次发挥了斡旋者的作用，努力促进双方的友好，消除危机局势。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秘书长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主动行动，特别是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和秘书长以及所有关心永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面进行合作。摩洛哥王国在此重申，

它时刻准备协助秘书长，充分进行合作，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自由和民主的公民投票，并且承诺尊重这一公民投票的结果。

本届会议是一次纪念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会议，也是进行估价，和充满希望的会议。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永久和公正的解决这一问题、为在该地区建立一种安稳的新气氛开辟道路。

最后，请许允我说，当我们纪念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承认，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利己主义和不宽容别人的现象。

目前，核危险、疯狂的军备竞赛、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集团、人口爆炸、浪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等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大部分被剥夺继承权的人类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发展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当今的年轻人对琢磨不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和绝望，并根据宗教、政治或经济信仰采取了极端的立场。

看一看联合国功过的决算表，我们就会憾遗地注意到，本组织成立以后的四十年中，忽视了有关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工作。各种形式的物质主义是不能够和平共处的，也不能够永远地解决人类和平问题，谁也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世界沉湎于各种不可能普遍化的消费方式，而与此同时，各种宗教却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不能降低到仅仅是满足经济需要。摩洛哥国王陛下和摩洛哥人民在最近接待教皇的时候，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和狂热主义以及不宽容截然相反的开放、现代化和宽容的伊斯兰社会，我们深信，协调各种精神信仰和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是和平的因素，有助于摆脱目前的冲突，为未来后代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基础。

因此，联合国有紧迫的必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恢复人类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以求在第二十一世界到来的时候实现一个人人宽容的新的人类秩序。

迪亚斯先生（危地马拉）：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代表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主席。我们相信你个人的品质以及你对国际问题的丰富知识将确保我们的审议取得成功，确保大会的工作取得进展。我

很高兴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将充分合作你完成你担任的困难和重要的任务。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主席卢萨卡大使所进行的出色工作。

请允许我同样代表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并以我所率领的代表团的名誉，最热烈地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问候，并向他表示，我们支持他为取得人民的进步和和平所进行的努力。

我还要向大会的一些代表表示问候，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共同努力，共负责任，以为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作出积极贡献。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墨西哥最近遭受的自然灾害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并呼吁本组织的成员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墨西哥，正像1976年我们遭受地震袭击时他们对我们提供的支持那样。在这一困难的时候，危地马拉感到自己和姐妹的墨西哥共和国更加接近了。

今年6月26日，在旧金山举行了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40周年的仪式，作为本组织的创始国，危地马拉参加了、鼓励了并且密切关心本组织在过去40年中的工作。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联合国反映了其会员国之间的问题和现实，因而他能够对这些国家的意愿作出反映。因此，我们必须回顾我们这个在现代世界上最富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不仅要客观地讨论他的成就与失败，而且还要展望未来加强他的可能性，这样就能够最终充分符合他所为之成立的崇高目标。

联合国通过对换和关系使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加深了解、交流经验和共同努力，以便更妥善地处理影响到国际社会的问题*。

* 由副主席麦凯勒先生（莱索托）主持会议。

显然，这一最重要的世界政治机构是一个公开对话的场所，尽管在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它可以在谅解和尊重的范围内为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合作开辟途径。

尽管有缺陷，本组织仍然是全世界共处和团结的真正希望。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建立这一多国实体时所抱有的期望在实际中并不总是证明是正确的，也不总是能够应付起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

尽管人类确实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混乱和彻底毁灭的第三次世界对抗，我们必须说，在许多国家、地区和大陆侵犯事件日益增多，致使许多人受害。不幸的是，尽管本组织不断发出呼吁，这些冲突仍未停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明显和富有意义的：在科学、人道主义、技术、社会、经济、文化、概念和实际领域都取得了成就。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不同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经常行动缓慢，因而总是不能迅速地找到情况所需要的解决方法。毫无疑问，联合国的建立表达了那些曾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国家的信念。这种信念产生于建立一个集体的安全制度和集体的国际合作制度的目标。

目前的国际关系与1945年时的国际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获得独立的国家大大增加，本组织现在已有159个会员国。在这整个时期中，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组织，不仅是地区或分地区组织，而且是有关合作的多边组织。

因而，在这一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这个国际机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为谋求和平、合作、公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更有准备对付各种现实，因为尽管贫困确实继续在侵袭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也看到了不断出现的科学技术奇迹：人脑的自由和创造性的产物。尽管人类似乎无能从自己身上清除自我毁灭的细菌，但它也确实能够取得能使它变得高尚和优越、举世无双的最高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重申对人类的信仰，这样人类能够自由地、富有责任地通过彻底发展和

精神寻找最大的利益。

归根结底，人类对联合国作出贡献的共处和团结富有责任。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外交、社会和自然问题之外，许多因素使国际危机、特别是经济和财政问题更加恶化。但是我们理解到，由于所需要的解决方法的复杂性，我们绝不能灰心丧气，而是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以取得这一解决方法。

我要说，我们希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将对实现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我现在简单地谈一谈危地马拉国家和国际政策的最突出的方面。我十分满意地在本届大会面前大胆地宣布，危地马拉临时政府在两年前所做的承诺已经如实地兑现。我们今天能够重申，危地马拉的民主化进程和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现在已成为事实。在国民代表大会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工作后，今年5月31日庄严地颁布了新宪法，国民代表大会是于去年1月1日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当时，所有公民来到投票站，参加投票的人数在我国的政治历史中是空前的，这就批准了我国人民的真正民主的理想。

这一绝对纯正的选举使我们能够选出18个政党和7个委员会，这些政党和委员会又选出了代表组成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种族的议员。

将于1986年1月14日生效的新宪法综合最现代化的立宪政治法理论，并在恰当的制约与平均下管理对公共权利的行使、以及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问题。该宪法强调捍卫我们的宪法秩序，并保障政治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从而确保以多元化和最广泛参与的方式实行民主。

新宪法承认并充分保障人权，并包括了危地马拉签署的各项国际条约和公约的文本。我们还必须强调某些社会权利，包括提倡各种民族，以及促进和提倡各种团体和组织，从而确保他们的全面发展。我们的宪法还包括了建立一个人权保护人，以及促进和便利政府在这一领域中行动的程序，并确保，绝不能做任何违反宪

法的事。

国民代表大会从人民那里接受了一项权利：颁布永久法以及人生保护法，我们希望这些法律将在今年年底前颁布。今年6月初，危地马拉政府要求举行普遍选举，选举将在11月3日举行。象去年一样，我们已经邀请了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的观察家、新闻记者以及政治和学术人士亲眼目睹选举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的过程，这一选举还将产生国民议会的议员、市长和全国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的成员。

如果没有一个总统后选人获得绝对的多数，那么将于12月8日在两个已经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次投票。

在危地马拉政治历史中，我们第一次有8个总统候选人，所有候选人都是平民。危地马拉政府在选举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中立，并为选举提供立所有可能的便利，这样所有政党能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并在一种合适的气氛中进行竞选。

所有这些使我们相信，在11月份，去投票处投票的选民的人数将超过去年7月份，当时73%的公民到投票处投了票。经选举产生的、独立于国家机构的最高法院将计算票数，并宣布投票结果。

我说的一切概括了目前危地马拉的局势以及我们在恢复民族体制方面采取的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借此机会对友好的国家表示深刻的谢意，它们不仅一直对我们从事的工作表示兴趣，而且还表示立声援和支持。

危地马拉人民愿意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平平静的气氛下行使自己自由选择其未来领导人的合法权利。因此，我国人民愿意使其自决权得到尊重，我们强烈拒绝接收并谴责少数集权部门得到外部的支持和纵容以破坏、暴力、恫吓和恐怖主义方式阻碍投票进程的企图。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危地马拉人民是唾弃这些行动的，危地马拉人民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一样决心巩固该大陆上的民主机构。

危地马拉从1980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里，又重新出现了颠覆暴力，迫使成千上万的危地马拉人放弃自己原先住处，离开自己家园。许多人跨越边界到墨西哥在难民营里定居。目前危地马拉的政府极其关注以全面和确切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正式以这种精神同墨西哥政府进行讨论，与墨西哥红十字会、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和红十字协会联盟进行接触，与危地马拉红十字会进行合作，以促进我们危地马拉同胞以自愿和有秩序的方式返回到自己家园，不仅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保护，而且建立使他们能够恢复自己原先工作的条件，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他们原来居住地区找到原来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积极地参加建设我们国家和发展的活动。

我非常高兴，近年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难民自愿以其自己方式回到危地马拉。但是，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和墨西哥政府当局提供的数字，仍然还有大约4万6千难民留在墨西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对早些时候叫做“冲突地区”的平静使得流离失所的危地马拉人能够得到他们个人生存所必须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其中包括粮食援助、住房、保健和为从事生产性活动而进行的训练；这样，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我们的活动能够使他们最终返回，以使它们能够行使和平地生活在自己出生地的合法权利。

尊重和充分执行人权必须是各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遵守人权对于实现各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全是极其关键的。因此，必须建立必要的条件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和保证行使个人和社会人权。

不幸的是，我国最近以某种形式成为由于外来势力造成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消极地影响着人权。 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和消极影响，危地马拉此领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改善，暴力水平也大大地降低了。

危地马拉继续其“开放”政策，这是一个无条件与所有对促进人权感兴趣的政府和非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合作的方针，因此，我们使这些机构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使它们的代表能够访问我们的国家，直接或亲自了解这里的真正局势。 必须要谈及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客罗斯先生的访问，他得到了充分的合作，并能够采访所有社会部门的各类代表，其中包括政治家、工会领导人、宗教界领导人、学术和政府机构等等。 这样，他能够毫无限制的走遍我们的领土，了解真正的局势。 我们还接待了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和许多私有团体代表团的来访，他们如同任何危地马拉公民一样，得到一切可能的自由行动和运动，来履行他们的使命。 我们的确要使危地马拉的现实让全世界都知道，以便结束喜欢歪曲我国形象的政治教条集团的有系统的运动。 作为一种诚意的表现，危地马拉接受延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多年来，他一直在了解着我国的现实。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持积极态度的，我们与国际社会进行充分合作，以便在明年新的政府成立时，我们希望不必在那时延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危地马拉的特别报告员的任期。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联合国要使关于人权的辩论非政治化，并放弃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偏见的做法。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各个国家，是不可接受的，这样小国受到谴责，而另一些国家却公然违反或卷入与强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盟。 后类国家不在这个论坛上没有人谈到，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批评了。

以维克多里斯将军为首的危地马拉政府是寻求尊重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以及世界组织宪章的原则与宗旨的政策，特别是在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与独立和人民自决、互不干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和充分尊重人权和加强国家间合作等

方面是这样做的。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一贯坚持稳定的政策，支持正义事业的政策。 中美洲地区一直遭受着深刻危机的影响，这一危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这一地区，其根源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 我们在历史上从未处理过如此之多的反面因素。 在该地区存在着影响所有中美国家的严重政治问题。 内部冲突的恶化严重地威胁着和平与安全，这种冲突导致人民之间的磨擦，并存在着结果不可预料的全面对峙的危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美洲这块我们生存的伟大领土，在历史上是团结的并有着共同的背景，而这种背景又似乎是相当有希望的，其体制在过去25年运行非常良好，可是在过去几年里却充满了暴力和不稳定。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出现谅解与和解。 的确还存在着对话和来往，孔塔多拉集团再次作出努力来提供其极有价值的调解作用。 这一和平计划的确是属于拉丁美洲人的，并且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支持，这一计划使得中美洲人能够维持谈判以便找到减缓紧张局势的方式，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 危地马拉坚定地信任孔塔多拉集团进程，该集团是非常客观而又对中美洲危机是有广泛远见，已经提出基于国际法准则与原则之上的建议，并考虑到目前该地区的具体条件。 作为这一谈判进程的主要成就之一，我们必须提及一直存在着诚恳而公开的对话，中美各国政府的一致意见和通过《意向文件》；该文件中共有21点，充分包括确保中美洲和平的原则与承诺。

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份《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法案》经过修改后的文本，供各全权代表在45天内讨论。这一文件是经由中美洲各国政府修改而提出的，我认为，可以将这一文件提高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美洲各国政府和孔塔多拉集团必须知道，危地马拉将继续保持自己建设性的态度，将继续提供支持，以使该《法案》尽快生效。

危地马拉十分高兴地获悉，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建立了一个向孔塔多拉集团提供政治支持的集团，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于今年8月24日至25日应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先生的邀请，在卡塔赫纳召开了会议，制订了重要的任务，目的是寻求实质性和明确的解决方法，以解决中美洲的问题。

对于孔塔多拉集团发动的和平进程来说，组成支持集团的国家所做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一贡献给谈判注入了一个新的积极因素，一个非常具有权威性、可信性和得到尊重的因素，即拉丁美洲支持为在中美洲建立和巩固和平、民主制度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

最后，关于孔塔多拉，危地马拉希望表示承认该集团代表中美洲在过去三年中所作的令人敬佩的努力。

危地马拉关于在中美洲实现一体化的理想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我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政策，因为我们一直坚信，有着共同历史的兄弟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分割开来。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存在着政治危机，但为此目的而制订的有关中美洲的计划依然有效。我们坚信，即使是在该地区目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背景下，这一进程也是促进中美洲各国在相互尊重和承认各自的具体特点的构架内实现共同发展的适当战略。换言之，我们接受和承认多种多样的统一。

区域性的机构一直在正常地发挥作用；有关国家的5位部长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和解决共同的问题；最近在经过困难的谈判之后，我们签订了一份关于在中美洲

建立共同关税的协议，这是一份在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内进行发展的最重要的文书。

我要指出，鉴于中美洲面临的深刻危机，使 5 个中美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协调与和睦正日益变得重要起来。

一年以前我们同欧洲共同体、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孔塔多拉集团各国的外交部长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举行的历史性会议，是这一努力中的一个重要贡献，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了新的选择。我们希望，将在 11 月于卢森堡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不仅能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同时也将使与会各国有机会重申声援和政治意愿，将《圣何塞联合宣言》的宗旨和原则付诸实施。

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危地马拉也受到了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我之前的许多代表团在本届大会发言时，都谈到了这一危机。毫无疑问，为了克服这一似乎是慢性危机的局面，绝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特别是在那些相互联系的领域，例如金融、债务与贸易。只有发达国家在这一多边努力中表现出政治意愿，才能使我们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这一危机已造成了许多困难，影响到了我们各国人民的福利。

对危地马拉来说，这场危机确实是严重的。外债、出口产品价格下跌，投资陷于停止不前的局面，我国货币对外价值不断贬低，反向的增长率、失业和其他因素，已经造成了政治和社会危机，威胁到了目前刚刚出现的民主进程，威胁到了我国的稳定与未来。

因此，危地马拉除了正在作出对外努力外，也正密切注视和参加为了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可行的解决方法举行的多边会谈。因此，我们支持在卡塔赫纳达成的一致意见，即同工业化国家举行多边会议，消除那些造成影响到我们的货币、金融和贸易危机的因素。

拉丁美洲正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上面临着一场非常复杂的危机。为了正视这一危机，我们必须强调外债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必须举

行合理的谈判，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到所有问题。在这方面，拉丁美洲要求举行政治对话，因为我们认为，偿付债务并不需要牺牲我们人民的政治未来。我们希望，工业化国家将采取现实和谅解的态度，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经济问题已失去控制的拉丁美洲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面对着这一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也是严重的局面，我们要重申自己的关切。

现在，我想谈一下伯利兹问题，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危地马拉抱着真诚的意愿，在伯利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同联合王国举行了非正式的探讨性会晤，以便找到一个公正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法，这一方法将满足和保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同以往一样，危地马拉重申自己的坚定意愿，即以听取对方意见的态度来继续这些谈判，以建设性的态度就各点达成协议，以便为最终的协议奠定基础。我们相信，必须坚持进行真正的对话，以促进各方间的了解。我们期望，我们这种积极和现实的态度能够得到同样的反映，我们也希望，对方也能表现出真正的明确的政治意愿，这对解决问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尽管如此，危地马拉政府希望再次表明，只要这一争端尚未得到解决，我国保留对伯利兹领土的权利。因此，我们不承认伯利兹的独立，不承认伯利兹国，不承认其所谓海洋或陆地的边境。我们也希望重申，我们准备促进和加强同伯利兹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以便促进使双方受益的更好的了解与合作。

关于马尔维纳斯问题，我们支持拉丁美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注意到，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之间举行的谈判，并没有就双方之间的这一争端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呼吁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安全理事会的第502(1982)号决议恢复对话。

关于柬埔寨局势，我们重申，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能够自己自由地决定未来，从而促使所有外国军队无条件的撤出，保证其有效的独立、领土完整和行使自己的主权。

危地马拉政府希望表示它十分高兴地看到，南朝鲜红十字会和北朝鲜红十字会恢

复了对话，南北朝鲜双方恢复了寻求双边合作与文化、艺术和其他交流的谈话，这些交流已经进行。 这些事态发展将促进对话，以便最终实现朝鲜的统一，国际社会应明确的支持这一结果。

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南北朝鲜要求的话，应当允许它们加入联合国，以使它们也能够参加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加强国际合作的努力。

两伊战争仍然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心的问题。 长期的和激烈的冲突严重威胁了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因此要求有关各方停止敌对活动，以便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危地马拉也对战争所引起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表示遗憾。

至于中东，危地马拉声援遭受暴力和兄弟残杀之苦的黎巴嫩人民。 我们认为，为了恢复和平与和谐的气氛，有必要立即把外国军队从被占领土撤出。 我们也认为，该区域的和平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必须承认和尊重以色列国的独立，同时不能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觉和在自己领土内生活的合法愿望。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二十多年来一直谋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已经通过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决议，要求为该领土实现独立。 危地马拉认为，早就应该探讨各种渠道，有秩序地和和平地把纳米比亚在一个统一的国度内引向独立。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最终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危地马拉明确谴责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策，这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的打击。 我们认为，南部非洲的局势不能被忍受下去，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这种形势继续存在。 我们同样声援深受这一罪恶制度之苦的人民。 我们期望联合国贯彻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的努力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危地马拉是一个酷爱和平的国家，我们在这个国际上对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表示关心和震惊。

我国加入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该条约禁止在拉丁美洲引进和使用核武器。因此，我们支持所有在世界其它地区宣布无核区的倡议，并理解谴责核试验的国家的担忧，因为这些核试验将严重损害这些国家。

危地马拉呼吁各国家限制并把核技术的研究只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于人类，我们呼吁它们不要生产储存和使用任何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超级大国之间的裁军会谈至关紧要，我们呼吁这些会谈产生积极成果。

我们也认为，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武器装备，而成千上万人民正在遭受饥饿和贫困，这是荒谬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世界的现实，一些国家认为必须以实力平衡或和恐怖的手段来实现和平。发展中国家不能不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政策，并要求把大量的资金转而用于援助和支持项目和发展项目，以实现国际正义。

我国政府极其关心已经成为国际常见的恐怖主义的复苏。我最坚定地谴责并驳斥这种完全是非人道的和非正义的残酷行为。任何政府、组织、机构、实体和个人都不能从道义上寻找任何借口来为恐怖主义行为辩护。今年我们看到了这种性质的恐怖主义的反复出现，已经波及许多国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不幸的是，中美洲区域并不能幸免于这种无理的行为，一个姐妹国家——萨尔瓦多——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我们要特别声援萨尔瓦多，因为杜瓦尔特总统的女儿被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劫持。

我们在大会再次重申，我们极其关心阿富汗问题还未解决的事实。我们认为，外国占领军在该国的存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威胁了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解决阿富汗问题需要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支持大会第37/37号、第38/29号和第39/13号决议，这些决议重申阿富汗人民有权在没有外部干涉、压迫或任何形势的限制下决定自己政府形式和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呼吁有关的各方与联合国合作，实现政治解决，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并立即或无条件地把外国军队从阿富汗领土撤出。

危地马拉支持宣布1985年为“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与和平”的决定，我们认识到所有人把世界的注意集中于全世界的年青人的需要的重要性，因为年青人在寻求更公正、平等与和平的世界中将起关键的作用。我们认为，启发《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信条是指导青年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以及他们将在明天的世界中所起作用的原则。

同样，危地马拉支持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决定到1999年以前实现儿童普遍免疫，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规定的目标加快行动。

我们不能忽视滥用毒品的严重问题，这一问题在各种程度上损害了世界所有的国家。毒品贩运在最近几年中有所增加，严重威胁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勇敢地、坚定地处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这一可怕的瘟疫对年青人损害最大，生产、分配和使用这些毒品的国家应当采取一致行动来控制毒品。这是一个需要作出努力的共同的任务。消费最大数量毒品的发达国家必须特别支持和援助正在设法铲除这种作物的国家，并代之以别的作物，从而不损害这些国家的发展。

最后，我请大家冷静地和清醒地回顾一下人类历史的主要教训，以便从经验中获得好处，并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价各种事件，确定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联合国在创建四十周年的时候正在结束一个阶段，并继续朝着和平、正义和发展迈进一步。我们必须极其客观地估计各种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手段，以便能够以一致行动来描绘我们的未来，并决心加强和进一步改进联合国。

社会——人类是社会的基本成份——是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顺从一种动力，而这种动力是社会自己经历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抱有信心和信念，创造性地接受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巴罗先生（巴巴多斯）：我国代表团祝贺德皮内斯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组织，在这一重要时刻，挑选德皮内斯先生这样一位长期杰出地为国际社会服务的人担任大会主席是十分恰当的。我们期望着他的指导，我国代表团保证给予全面支持。

我国代表团也借此机会赞扬他的前任赞比亚共和国的保罗·卢萨卡先生，他出色地指导了第三十九届大会的讨论。对此我们感到某种自豪。因为在他与巴巴多斯人民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墨西哥的痛苦。本届联大工作刚要展开之时，墨西哥人民就遭受了一场极其悲惨的灾难，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达最深切的同情。

四十年前，世界五大国在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创伤和磨炼之后，以人类最后希望的力量创立了联合国，今年将是特别纪念年。他们所制订的《宪章》提出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崇高目标，“拯救后代免遭战争浩劫”。

今天在此聚会中的许多人代表着那一承诺所说的后代中的第一代人。我们对这一承诺的评价，很可能受一些观点的影响，即时间似乎静止不动，尽管在1945年作出承诺，过去四十年的时间似乎使本机构失去了作用；在自己经受种种挫折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对向我们的后代作出承诺已是似乎丧失了热情。《旧金山条约》四十年后的今天，战争的浩劫依然给世界许多地区带来痛苦和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生的人们，一成年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生的人们，在几十年中，没有经历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考虑到这一史实，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联合国的成绩远远超出联合国批评者们所愿意承认的。

此外，我们这代人还亲身体验到，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一些严重疾病已得到根除或控制；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努力，改进了教育，促进了科学

进步和文化发展；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工作，使得单位产量增加，粮食生产改善，人们对营养的认识加深；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的共同努力已普遍地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

我们所没有实现的是联合国缔造者们曾经充满信心地预期的大国间合作。 这原因何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乌云笼罩的时候，一位美国青年托马斯·沃尔夫写道：

我想，敌人就在眼前……我们知道谁是敌人……我们了解敌人，并将最终战胜敌人，这一认识也是我们生存的希望。 我认为，我们的敌人就是极端自私和贪得无厌。”

一位著名的美国漫画家笔下的一个人物也曾说，“我发现了敌人，它就是我们自己”。

本届大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指出，联合国的危机责任不在于联合国组织的失败，而在于成员国的自私。

尽管如此，联合国过去13年成绩显著。 我们应利用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机，重申我们致力于曾经导致联合国建立的崇高目标与理想。 巴巴多斯继续坚决支持联合国组织，认为本组织代表着世界良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最突出的发展之一，就是小国家的兴起。 尽管联合国缔造者思想崇高，但是他们也没想到，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或在任何一段时间内，一个仅有20万人口的小国，能同一个2亿人口的大国平起平坐，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各国主权平等，并在对各国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享有同样的权利。 现在，许多国家又要求公平分享世界资源，这是本组织一直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宪章》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代表小国讲话的人认识到，象巴巴多斯这样的小国的国家主权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被本机构的某些大国和老成员所完全接受。

通过加强我们的声音，使我们同庞大的国家有同样的力量，联合国为维护小国

刚刚赢得的主权作出了贡献。 25年前的今天，1960年10月3日，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大会的一次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正是那些小国需要联合国的保护。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继续指出，“本组织首先是小国的组织，我深信他们有使用和指导联合国的智慧。”（A/PV.883，第11段）

医学科学告诉我们，在接近40岁的时候，人体将发生某些生理变化，有时可能导致反常行为。看来国际体制也要经历这种调整。

加勒比人从严酷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多边合作是小国生存的关键。巴巴多斯政府十分严肃地注意到，国际社会某些最强大的成员似乎日益倾向于抛弃多边努力的义务，而这一义务正是联合国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方面有许多不祥的迹象：某些发达国家不愿加入《海洋法公约》，尽管这一公约不仅对加勒比地区的小国那样的国家有重大利益，而且对全人类都有重大利益；某些国家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国际社会未能实现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开承诺的捐款数目；某些国家愿意，甚至决心使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垮台——这一机构在训练和研究领域中曾经并继续帮助发展中小国。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有效地完成其使命，有必要使这些机构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的需要，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当定期地对向它提供服务的所有的多边机构进行审查。然而，为病人进行检查和确诊是一回事，对症下药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且结果很可能是导致患者的死亡。

下面谈到南北对话问题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讨论和磋商是令人沮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国家的政府缺少真正的意愿和诚实尽职的精神，他们不愿意找到一项可以被接受的处理国际经济制度中不平等现象的方法。我们只能希望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为解决它们中间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将能使它们更多地注意我们的困难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

被我称之为新的国际弊病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如果你高兴的话，可以称之为症状——就是众所周知的“逐渐减少优惠待遇的问题”。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这里所指的意思是，要求那些在其发展中达到某一阶段的国家担负与其发展相称的更大的责任的问题。

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事情了！本组织内没有那一个国家是不愿意或兴高采烈地欢迎它的国家朝着自力发展的方向演变的。

但问题在于，实施这些“值得赞许的原则”的方法却是根据片面发明和实施的一系列原始的数学式的公式，或者确切地说是用一种不那么为人了解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方法来进行的，这个开黑店的强盗不是把它短身材的客人身体拉长就是截去长身材身体的四肢以适应它床的长度。因此任何国家如果不顾其本国自然经济的贫乏和经济的脆弱，在处理其经济事务中犯了不够慎重的错误，都将使它国家面临着“逐渐减少优惠待遇”的严重危险。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得到大多数的优惠性的财政援助形式，即使它的全部预算比某一个宗主国城市中的一个大部门的预算还要低。这表明了一种对于与国际兄弟关系毫不相称的现实的麻木不仁的态度。

这种逐渐减少优惠待遇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种自动实施某种武断确立的公式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的特点可能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只要看到一个国家刚刚达到最低发展水平线之上，就应当对它施加压力并由此而阻止它希望成为一个受援国而不是援助国的一员。

正如很多参加这次辩论的发言者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着一场发展中国家巨额外债的大危机，这些钱是发展中国家欠国营和私营机构的。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会计问题的范围。不偿还债务的想法使很多政府感到恼怒，其中也包括我国政府，尽管不偿还债务在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某种作用。

我们的忧虑是，如果发达国家不再倾听它们比较贫困的邻国的要求的话，那么那些已经变得绝望的国家可能会采取某些迄今为止还没有设想出来的行动。某些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把某些做法看作是一种经济侵略，而这种经济侵略可能导致经济报复的行为，并还会导致一系列使我们已经接受的所有国际惯例的准则面临危机的行为。

发展中国家想要获得它所能从国际系统中获得的一切利益。它们最根本的利益在于从贸易中取得更加开放的和更加可以信赖的利益。它们对目前某些国家迫不急待地实行非建设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感到关注，因为它们扼致了发展中国家商业的潜力，这最终必将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一种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状况，而这种依赖关系显然是发达国家假意向它们提供的。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它们不具备拥有现成的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福份，而这些却是它们比较大的邻国所拥有的。尽管这些国家问题的性质是很奇特的，但是它们不能够相信工业化国家会需要一种适宜的制度。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当它们要求对其很特殊的和困难的情况给予特别考虑的要求继续遭到忽视的时候，它们很难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

在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也迎来了目前得到联合国瞩目的国际青年年。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重要的是要把它的注意力转到世界青年的利益方面，特别是当很多国际贩运麻醉品事件和滥用药剂事件有可能毁灭他们的未来或至少是限制他们发展的情况下，它尤其应当这样做。

在很多讲台上都对药物所带来的威胁表示了关注。在本届会议上我们也听到了许多代表对这一问题感到了忧虑。的确，第39/141号决议和39/143号决议就是大会要处理和根除非法药物的坚定意愿的证明。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目前涉及到加勒比地区的有关贩运毒品、转运毒品、滥用毒品和戒毒问题的资料，这些资料将供所有地区的政府使用。

非法使用毒品的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合作努力，特别是通过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分享有关资料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另一个需要给予注意的严重问题就是恐怖主义问题。

象巴巴多斯这样的小国可能对恐怖主义的忧虑不象雇佣军那么大，除非它们是要支持比较大的军事设施，这些军事设施往往因装备精良和有效的雇佣军而使该地区面临着不稳定的威胁。然而尽管如此，任何国际社会中有责任心的成员都会惊恐地看到恐怖主义肆无忌惮的行径，这些行径会不时地落在无辜的旁观者头上。我们对于恐怖主义者或雇佣军都不应当给予任何怜悯，全世界各国采取坚决行动消除这两种祸根的那天总有一天将会来到。

4年前，我的前任在这个讲台上号召本组织“……结束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团结一致迅速地使南非政府恢复理智或使它就范！”。（A/36/PV. 11, P. 57）

每个人无疑都会认识到，种族主义政权绝不会恢复其理智的。近年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绝不是使它就范的方法。内部的动乱与外部的压力目前都已表明，如果南非政府有影响的朋友和同盟者能够使它们的行动符合它们所表明观点，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将会取得什么效果。

在公开对种族隔离制度表示抗议的同时，必须采取具体行动，结束用以加强罪恶的种族隔离的制度的野蛮和粗暴方式。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最近许多民主国家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以表明现在已完全不可能象往常一样和南非打交道。我国代表团同样希望，那些误入歧途的辩护士们，虽然他们曾公然吹嘘他们决定为支持种族隔离制度而发起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运动，他们将完全失败，因为他们将引起世界各地文明人民的愤慨，从而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的迅速瓦解。

我国代表团希望，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将得到重大发展，因为这一届会议通过了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我们非常满意的是，特别委员会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使命，并建议通过公约草案。在该委员会中巴巴多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该委员会多年来一直为这项重要和艰巨的使命而努力。由于这些艰苦的工作，认真的磋商和谈判以及良好的愿望，第A/40/36号文件中所载的公约草案已经出现，它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加强对种族隔离的压力。

我们完全驳斥这样的看法，即黑人因为他的皮肤颜色应该被认为不如普通人。

而且在纳米比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我国代表团认为，把纳米比亚从南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是紧迫的任务，我们希望，再不会有人把无关的政治问题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混淆起来，从而鼓励南非政权的压迫。

不仅如此，这一可憎的政权还不断践踏邻近国家的领土主权，给它们造成损失。

世界强国必须协调努力，以符合《宪章》的要求，因为比勒陀利亚的非法和种族主义政权靠自己的巨大战争机器，不必害怕遭受它侵略的无辜国家的报复。

中美洲的局势显然引起巴巴多斯的关注。巴巴多斯政府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重申，支持孔塔多拉的努力，并再次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克制行动，避免破坏这一重大主动行动，因为应该遵守本着有助于该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精神来解决问

题。为此，各直接有关的国家应自由进行合作，这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中东的局势，巴巴多斯政府重申，我们深信，巴勒斯坦问题对于中东冲突是关键。该地区持久的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他们重返家园的权利。我们重申，支持为一项可行解决必不可少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

“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之领土；并且尊重……该地区每一国家之主权……与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和平生存……之权利……”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声明，巴巴多斯参加了促使妇女参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地区行动纲领，并参加了美洲妇女委员会的行动纲领。我们参加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十年中期会议以及在内罗毕召开的十年末期会议，这进一步表明，我们保证在地区和国际上促进妇女事业。

在国内，我国政府采用了立法和其他措施，来保证妇女享受和我们社会中男子一样的权利和待遇。

我们决不能忘记，纪念联合国诞辰四十周的同时，也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十周年。而且尽管赫尔辛基的理想崇高，今天世界人口中还有许多不能享受尊重的政治权利。

人权的问题是人的忍受问题，它反映我们经常拒绝妥协所带来的后果。

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成千上万的男女儿童由于自己的宗教和政治观点、皮肤、甚至名字的拼写不同而受到迫害。没有正当程序的酷刑、监禁和处决行为经常在我们世界出现。

我们认为，本组织的根本宗旨之一是，国际社会在确定、建立和维持人权的国际体系方面应得到协助。这一使命很艰巨。组成本组织的159个国家中，有许多种文化、还有许多种对人类、社会和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抱有的不同价值观和看

法。努力把这种多样化统一起来，正是本组织的缔造者们为自己以及后人所规定的崇高责任，这一责任只有通过持久和艰巨的对话才能得以实现。我们不能放弃努力，我们不能失败，否则我们付不起代价。

毫无疑问，过去四十年中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好的东西。在科学领域，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在艺术领域，人类思想已经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我们分裂了原子，我们创造了计算机和卫星，我们能够探索海洋的深处，我们超越了声音的速度，我们消灭了许多减少人类生命的致命疾病，现代通讯技术使我们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们能相互建立联系。

崇高的道德标准并不总是苛刻的要求。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向我们证实，勇敢的面临任何威胁我们幸福的事务的精神和能力都人类的卓越素质。

在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领域，我们表明了，人类有能力找到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然而，尽管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仍然毒害我们的生活。尽管今天世界上有着巨大的财富，然而数百万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尽管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出来，成千上万的人每天死于饥饿。

每年数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和储存武器，以用于毫无意义的战争，而同时小国却不得不乞求外债，以努力给自己的人民创造起码的生活条件。

事实是，尽管取得了巨大和值得赞赏的成就，我们仍未能看到这一基本事实，即我们使我们兄弟姊妹的康复者。

我们都知道只要存在着不公正就不会有和平。只要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的现象；只要一个民族羞辱另一个民族；只要无辜的人、男人、妇女和儿童仍然是无家可归和没有国家；只要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只要世界上半是自由的而另一半受到束缚——不论是由于饥饿、疾病，还是由于武器的恐吓——世界上就将没有和平。只要大国和强国蔑视弱小的国家，那么在安理会就会出现紧张，世界上就会出现混乱。

在这种灰蒙蒙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重提我们尊敬的秘书长——他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联合国的事务——的话。在他1985年9月4日的报告结束语中，他说到：

“首先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象联合国的创始人一样来看待联合国，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实际希望而不是对于过去的负担的不幸的承担者。”（A/40/1. P. 16）

主席：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位发言人已经讲完话了。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时间限制在10分钟，第二次行使答辩权时限制在5分钟，代表应在他们的席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拜依拉克达尔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看到了所有那些曾经对伊朗政权的讲话抱以希望和期望的人的失望，人们本来以为他的讲话会包括停止流血和实现和平的解决办法。

以以色列为首的一切罪恶的势力都对伊朗政权坚持拖延这场战争并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感到高兴，对于所有人来讲这是不正常的。这个政权使我们地区不稳定并使人力和物力资源枯竭。此外，它便利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以便占领其领土的基础之上的，这将危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以及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并没有听取任何赞同继续进行这场伊朗政权所发动的战争

的发言以及应对自5年以前所开始的战争的持续进行负责人的发言，他们的目的是实现这种疯狂的扩张主义的目标，即这个政权要求输出革命。这一点自从那个政权在伊朗当政以来就已在大众媒介中公开宣布过，即伊朗政权的外交部长希望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伊朗外交部长支持它。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在不考虑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援引了伊朗对于战争原因的说明。在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朗政权之间在军事领域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合作本来可以把它吓住。

伊朗部长说已经达成了许多国际协议。他呼吁伊拉克遵守这些协议。

我国代表团再一次重申伊拉克愿意与秘书长磋商以便完全遵守国际协议，包括伊朗部长所提到的那些协议，条件是：在这些国际协议中应包括《联合国宪章》——因为它是当今世界最高尚的国际协议。

众所周知，伊朗政权本身也应该遵守这些协议。它没有权利不公正地对待这种冲突以及挑选他认为可以为它使用武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作为辩解的国际协定。部长应作一些事情以解决它与伊拉克的发言中所出现的矛盾，即伊拉克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它坚持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发言中有不一致之处。

韦拉亚蒂先生应该要求部长向安理会提出任何能够证明伊朗政权遵守这两个国家的所有协议的文件以便使他所说的伊拉克只是单方面的遵守这些协议的话具有可靠性。

至于韦拉亚蒂先生就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安理会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的长篇发言，我们将留给大会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成员来作出评价，联合国授予安理会根据《宪章》代表联合国处理所有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最后，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我国的政策与国际协议，如《联合国宪章》、不结盟国家运动组织、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是一致的。我国代表团重申它愿意与伊朗和平地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解决这场冲突。

我国代表团愿意积极地对为了在这些原则与目标基础之上建立和平而进行的所有斡旋工作。做出积极的反应。

主席：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赛义德·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众所周知，正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象每一次革命之后一样，瓦解了国王的军队，因而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时候，伊拉克政权向我们发动了侵略。我们甚至没有维持国内安全的安全力量，因此我们建立了平凡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一些未经训练的人组成，就象我和你，主席先生，以便担负起一个革命社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我们实质上处于一种革命混乱状态。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认为这是一个适当时机，就对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尽一切可能占领了我们的领土，并进行了破坏。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他会发动战争呢？他的官员常常发表声明如下。首先复兴党代表曾在1980年5月19日说：

“我们有权推翻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他们称之为伊朗种族主义波斯政权”——而我们不得不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以实现这一目标”

当时伊拉克的外交部长萨阿敦·哈马迪1980年9月29日在光明报中说：

“假如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进展还不充分，我们就将进一步发动进攻，直至他们说‘够了’。”

我要提出的第三段引文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1980年11月11日在政治报中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要分裂伊朗”。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的声明。同样，仍然在任的塔里克·阿齐兹于1981年8月22日说过：“我们要将伊朗瓜分为几个较小的国家”。

这就是伊拉克当局发表的武装侵略我国的正式意图。我们认为，仅仅改变过

去，作出和平的姿态已经为时过晚了。

尽管帝国主义力量为了支持伊拉克而作出了种种努力，国际社会和世界公众舆论已经充分认识到伊拉克的真正企图，他们绝不会接受这种绝望的姿态。 伊拉克侵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径再次表明了伊拉克统治者的非人道企图。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在战争行为中所使用的化学武器，攻击贫民，以及违反几乎所有的国际法规则。

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代表认为有权侮辱这个国际机构的智慧，力图否认最为人所熟知的，并且已经记载在案的事实，就是有关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罪行的事实。

秘书长小组的报告，以及国际社会明确的观察都对伊拉克的战争罪行提出了实质性的证据。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社会非但没有对战争罪犯实行公正的裁决，却在有些时候坚持别的东西。

伊拉克政权在过去五年中的行径明确地向世界公众舆论良知表明，该政权丝毫不尊重国际法，即它的国际义务。

因此，我们认为不会有人对目前伊拉克统治者的签字具备任何信心。 我们非常愿意同伊拉克人民保持和平，但我们不会同那些违反了所有的国际法规则，违反了它们所有的国际承诺的人保持和平。 它们违反了1975年阿尔及尔条约，违反了联合国秘书长给予我们的暂时停火，他们违反了关于使用化学战剂的1925年公约。 他们差不多违反了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些人的签字具备任何尊敬呢？

至于有关购买武器或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联系的说法，我们只要说西蒙·佩雷斯在欧洲公开的提到，伊朗决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为了确保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实在是违反了犹太复国主

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在该地区的利益的，他们已经决定支持伊拉克政权，扶助这一僵尸政权，仅仅是为了证实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

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战胜了。 我们已经从自己的土地上将伊拉克所有的军事力量驱逐出去了，假如国际组织准备惩罚侵略者，那就请它这样做吧；否则的话我们就将这样做。 然而，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赫斯曾经带着希特勒的一个信息到伦敦去，向同盟国提出和平建议。 人们会记得，同盟国并没有接受这项和平建议。 人人都认为同盟国是正确的。

主席：在我请伊拉克代表行使答辩权之前，请允许我提醒伊拉克代表，第二次答辩权的时限只有五分钟，本主席在这方面愿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大会 43/4004 号决定的条款。

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巴亚拉克达先生（伊拉克）：应当指出，伊朗代表在证实我所说的话的时候，滥用了他的权利，企图决定谁能代表伊拉克人民，而谁又不能代表伊拉克人民。众所周知，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发言权的。

我仅仅要再加上一点意见：向伊朗代表团提出一个新的挑战，要求它将它对我国政府官员所作的一切攻击成文提交给这个庄严的大会。 我要求它提交所有这些讲话的全文，而不是摘录。 因为伊朗政权在每次国际会议上总是这样做。

主席：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我也想提醒他，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只能限制在5分钟以内。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国秘书长曾对伊拉克统治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径表示深切的关注，事实上他曾谴责这一行径。 伊拉克违反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违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作出的国际承诺的行径都有明文记载。 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没有人会花钱买伊拉克的签名，我们准备争取和平，但只与那些签字能够备受尊重的人谈和平。 所以我们相信现在伊拉克代表团所作出的和平表示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他是因为绝望才这么做的。 所以不能够也绝不应该认真的加以对待。

伊拉克当局忽略了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法的违反者和战争罪犯是要得到惩罚的。 我认为总得有人对其加以惩罚。 在整个国际机构里，我们希望有人承认要对阿萨德总统采取某种形式的惩罚，最轻的惩罚也许应该是从口头上进行。 我并不是指要处于刑法或死刑。 只要承认他们是战争罪犯就行了，这将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宽慰。 我认为一旦这么做了，解决战争的进程就能够得到极大的促进。

下午6点25分散会